

定價
每三日出報一張增刊無定
期中國境內全二角半
年元二角每月二角日
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郵費在內郵費加一

笑報

號七島青開新界租英

贈送青春

青春是名小說家的家結

青春是一般時髦
青年的好朋友
青春是一冊出類
拔萃的小說刊
青春不獨是海內
外名小說家的大
集會
青春也可說是海
內外小說家的展
覽會
洋裝一厚冊
欲索者附郵一
角寄交本館當
班寄奉



出品 公司 烟草 華成

金鼠牌香煙

三大大彙刊出世 戀愛問題 女朋與友 靈肉

市面燙金 每本三元
裝八角
布面燙金 每本一元
二角
平裝一角
角六洋

專刊彙編

高先生編輯

第一集 (業) (已) (出) (版)
第二集 (業) (已) (出) (版)
速從者購

詳情請閱下期
本廣告地位
口塘山路養正西里第七六九號
蓮花出版館出版

好運道香煙

綠楊風裏 踏花歸去 驛影無聲 山光水色 斯時名煙 在口佳色 當前正 不帶人間 天上也 無尤

司公煙運華國中

老牌精魚肝油

滋補身體 強壯筋骨 男女老幼 皆宜服用

上海四馬路 五洲藥房發行



虎高風

(話) 我對於電車車資問題的意見 (高風)

我們這發達大埠，處在生活程度那樣高的上海，雖然吃的是香飯，穿的是布草履，……可是也已經像王小二那樣天天嘆大年三十夜了，至于出入要乘汽車、或者是馬車包車，那更是休想，談不到，可是天差地偏是不小等窮人賺錢個零什子，汗流脚跟，更其來得忙，差其還脫不了這個可以代步的車子，因此這個價廉妥速的車車，就變成了我們的良伴。

電車的車資——而再冉再三，雖然經過了多次的增加，可是我們憑著良心說句話，在這個生活程度那樣高的上海，也可以不貴的了的，然而電車還得要克萊克、賺得昏天黑地，那真是難於社會生活的現象，一方面，電車公司，能取巧，討好於僑民，而另一方面我們也都覺得電車的便宜呢。

本月念四起，電車又修正這個有關我們在計的車資了，雖然是絕短路程，相差只銅板或者二個銅圓的上下，然而這次又增加，我覺得最不平等的了，因不頭等與獨車資，不例沒有增加，而此還十分之八要減下銅元一枚或者二枚、

我常想電車的加資，不加則已，如加，總要從頭等方面的着點，因為頭等要的客人，大都是貴族的，加上幾只銅板，當然不是在身上，我們譬如乘汽車或馬車，屬於三等的乘客呢，因為銅板多錢不易，雖然是一個孔兄兒，也要花的像錢一樣大，至於

英質寸寸的前進舉國大爲恐慌了。正在這個危急的當兒、

、佐嗣一天躺在牀上、忽見一個神人、向伊出現、吩咐伊去見法皇、恢復法國的威權、說道、「上帝此時十分可憐法蘭西呢、」佐嗣害怕得很、答道、「我不過一個農夫的女兒、並不會引兵打仗、」神人道、「上帝曾幫助你、」佐嗣便去見法皇却爾司、說道、「天主命我對你說、你一定可以恢復你的威權、做天主的神將、統制法國、」法皇歡呼道、「天主遣你來、請你引我的軍兵前去殺敵罷、」佐嗣帶兵上了戰場、全副穿著雪白的盔甲、一手握著一面大旗、一手握著一手法國百合花英男標了、伊生得很大、騎在馬上、如同男

子一樣、在馬上終日去吃什麼、也、疊疊披盔、伊帶了數萬的戰士、如雷般殺敵、擊小

孩子一棒、到了戰地、伊揮著手高聲呼道、「殺敵罷、不要怕他們、」將士們聽了這句話、頓時增了勇氣、衝殺過去、果然大敗敵人、敵人退到堡中、

子一樣、在馬上終日去吃什麼、也、疊疊披盔、伊帶了數萬的戰士、如雷般殺敵、擊小

孩子一棒、到了戰地、伊揮著手高聲呼道、「殺敵罷、不要怕他們、」將士們聽了這句話、頓時增了勇氣、衝殺過去、果然大敗敵人、敵人退到堡中、

、預備退兵、佐嗣忽然爬了起來、喊着道、「等著、等著、此身稍爲安息、你們若是聽著我這面旗子、敵人的城牆、你們就務勇進攻、」於是大勝、伊進了城、就說到禮堂去感謝上帝、

戰事完畢、大功告成了、佐嗣

就要求法皇放伊歸家、法皇不允、這時英人既然大敗、就當

兵、這時英人既然大敗、就當



兵、這時英人既然大敗、就當



所以我們對於這次電報的加資很不滿意。

這雖然電車公司、另有作用一爲的是和公共車的營業競爭，但是我想電車公司、就是把頭等車資不減、乘客也已和公共車四差其幾、對於營業方面、決無甚大損失、這是可以從頭等現在推考的、就使你要和他別競爭的話、那上你將頭等的車資退減二分、乘客衆多、也決沒有損於進資、何以一定要把頭等減下來的車資、補在三等呢、這樣、未免太不體恤我們窮人了、

了、這種的荒誕無怪我們窮人在上海沒有立足地了。

芳草

法國奇女名伊、是一個村農的女兒、幼時每天放牛、就幫助父親在田裏耕作、晚上就坐在母親身邊紡棉紗、直到夜深、屋邊有了黑小貓、離家小孩們時常在那裏跳舞唱歌、佐嗣有時也加入他們當中同玩、就是那村中的農夫走進來、也是伊的新朋友、小雀子一

點不怕伊、總是跑來落在伊肩上、跳着伊可以喚野獸出來玩、就世情而論、伊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村姑、伊最喜歡聽鋼琴的鐘聲、也喜歡服侍同村的病人、

這就使法京里昂司、重考英人伯里曼、法英一夫夫的相遇、

吉青納是英國人。生在愛爾蘭。父親是個很有錢的農夫和商人。吉青納兄弟。所以他們成日揮霍也不錯。只是有一年、在本村可惱惹起來幾乎送吉青納到刑獄。但是吉青納志氣很高。想進軍。到了十三歲。他父親只得依從到瑞士去讀書。在瑞士的時候。就先打算今天做些什麼事。然後就成日高興。然後他就成日沒法叫他聽見他從小就是個大人了。過了幾年。他回國做學校。他的算術倒很好。其餘的滑利話學校畢業後。在里昂司四年地闊。那時他就下苦功學。以爲這種文字是服務別人的東西。一八八二年。英政府因爲他。就派他到埃及去整頓軍隊。

萬國來州。他的
中，弄得不管東
往西走邊動。一盞
學外落第。他
店去學生意。
區陸軍學校去
他。先將他是
他清早起來，
定主意快快
眉不展。誰也
意竟當做敵的
苦進滑利歸學
是不精明。

英皇陸軍畫了
阿刺伯文字。
所必須知道的
母阿芝伯文字

時做盛名。本來是在美及範圍裏的一八八一
年破阿刺伯回教徒占去。勢力很大。到處打擾
吉吉納因看不住他們的強暴。就請命去世。
他第一個計劃。就是製鐵鎗散撒過大沙
是讓威羅登軍火。和調遣兵士。這般可驚的計
劃。不知費了多少辛苦。還成功了。一共七百
百六十英里路長。另外還有二千英里的電線。
自從這番工程完竣後。他於前蘇丹不久可以克
服。那時他總想德意志做首都。他就於附近
駐兵。後來才想德意志各部統帥之後。
他回國不到一年。便動手。在亞丁建設了個大學
和一所教堂。他又近來而現。都。吉吉納
一人經營的。他今日人很敬重。都是屬下
使用。並不領頭人家。所以能千下的。人皆
尊敬稱他城裏起首之權。任為陸軍大臣。就
知道這番戰事非五年不能停止。不若九一
六年他在。但選擇點上初。而說。應許英國
人民入落淚。個個傷心。悲憤這位偉人。

但是不被一個惡人名叫巴士
達的捉住了、將伊賣給英人、
英人把伊寄作一個妖婦、婦人
、把伊關在不果、整夜有一個
年頭、後來便曉得伊是一個妖婦
、定了一個燒死的罪、也是把
伊帶到大街中間、用粗繩子
很長的束頭向大、苦聲、你
們要、英人、英人、怨憤將我
們受無限痛苦啊！
嗟聲已、無情的火、已是飛
騰烈烈的燒起來了、

記前刈蘭得金事

逆化館主

旅行日記

0 2

談天、其中一個老和尚便

特誌之以資閱者。

莊前之莊南街進十里有販姓家者，是夜豐饒，素稱小康。牛有一隻，今年十二歲，因年穰不經世事，遂有名其爲錢者矣。本月廿四日早經主人開割刈麻園，口唱俚歌，其妻陶陶，時見一藍齒長大倍於常，乃以刀刺之，無如根深蒂固，不能遽斷之，兒童爲所折，並謂不得此輩，當額不歸，乃持竹槍而擲之，元寶脫牙落，大有板，而唯根猶生有下，遠方去之，則暴然見其驚駭於樹樑，大喜，即取之，然因其色灰褐，故亦不珍擇，爲金銀，乃一攬便收，而持元寶，互弄戲謔，其言詞實笑然而復，都後河頭適有賣藥人而女媧，知河堤解長，聞聲卽上視察，似係金銀者，遂問其所來，俱答之，覺此係鬼物，遂鳥取之，張兒大恐，卽奔至屋底，能見計已得，遂往報之，時牧酒在，見而大奇，奔走告乃母，母知受騙，遂同往宅叩其一，並謂此物非我兒決不有所和也，但赴府堅不承認，且

莊南，則莊婦云，而當此期，實事確，要曰，均謂莊婦，出二元寶小他，則金者，計二十元，爲一千二百元放交，而銀乃後忽不見而去，此事聞傳遍地，當吾戚李君某亦往觀說元寶之士穴，果有甚二元寶之形云，故決六公中機關者與。

于滿端公夫人之節儉

章

于滿端公處世，以剛直發知名，所至有政聲。其平日常微苦難城，城無戢守，官更設警備。公自日而後，知民疾苦，里豪多袒之，不一年由居而道，而諸里，更有之。宣贊之諸貨如故。公有兩江司，學以銀三百，命保送回家，僕至見夫人居破屋中，權置紙簾。詰問夫人安在？夫入曰：「我即是也。」夫人以二百金，只數道單付，即以奉金還之。曰：「何無他。」請主人勿內納。我業繼，尙有餘力助鄰里云云。親而端公之苦行，已不多見，至如其夫人之矜儉廉夫，更絕無而僅有也。彼今日之居高位者，任情揮霍，其子孫局勢又出奢侈，對之徒堪愧哉。

上海馬路

租界警察巡捕的對生，騎着自備的小人盡苦知
日租人之盡之所公認者。今我友及街沿河開以宋門口成
之，新其若曰沿河，省同他處屋樑下，樹屋之際無有，此比
皆是、故我以爲當暫留焉爲妥切，夫沿河之處有何事小也。
街沿上有止之點燈，又有妙趣，惟是與異於何作交爲。

前因，原擬不寄信，初懸歸於又急之極矣，往往諸君面交
長約，如文和，文則因其勢清漫，河沿不可遠，文短期其
事，我感謂首尾不見足，全易致起生交，文才思繁盛，而談其

街沿向不通行車馬，唯兒童之行馬三輪腳踏車，時復見有其上
上，於此稍可比肩彼馬路上之繁密矣。初當局宜章，車馬之
出入，且分左右，不得混雜，至乘街沿而上，看爲有人而設
坐馬路之上，車馬雖多，殊多危險，故初至上者，均祇穿
黃襪之裝束，所可從橫於各巷間，衣皆不上街。

東地

四月十九日，大雨，我們到
山中已五天了，有幾十個。伴
鳥飛回來了，我和幾個夥伴
讀書的學生，紛紛回到山中，今

學便於是過來和我家談，
我的他道：你們好甚？泡然有
魚呢，行期這，等法沒有魚，
我們這裏一年放生一次，每年
放的魚不少，我道：這些
魚是那國放得？和爾道：某施
士們從遠處帶來放的，放的魚
一年多一年，最二年大似一年，
他說到此處，我忽然心一
林說罷，便問我：放生的魚當然
是大的一年，那後來得的魚當
然是中小子，放他進去，到不
要被食魚吞去了麼？我說怕你
們的。和尔道：還是一個生在
腹中，確在醫內的世界裏，和
尚半探有道，說那些話，我們
有親眷喜替他們說法，他們
那麼肯相信麼？我道：果然麼
和爾道：自然是真的，那個
騙鬼，我聽了你的話，覺得很
能說得有理，我便高興起來，
當日做了一首新詩，走過香